



前路生成中

■ 水笑莹

水笑莹,1992年生,小说见于《十月》《上海文学》《长江文艺》《特区文学》《萌芽》等刊物。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到上海去》。入围第八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



有段时间李佳喜欢玩一款跑酷逃亡类的手机小游戏,游戏的设定是需要主角不停地跨越沿途的各类障碍物,而前行的道路和障碍几乎是实时生成,因此留给她思考的时间很少,几乎只能凭借肌肉记忆,跳过那些突然出现的沟壑或者平地蹦起的火舌。

“你不要总是待在家里玩游戏。”当时李佳的妈妈在饭桌上表达担忧,“那个游戏真的那么好玩吗?”

老实说,那并不是一个有意思的游戏,它是单机,并且似乎没有尽头,尽管网上传说有人跑通全关进入安全地带,但最后都被证明是假的,真正的游戏没有结局,有的只是实时生成的一些危机四伏的路段,这些路段也只是重复交替出现的几个模块。在这种无限循环和重复中,她忘掉了其他的事情,只专注于眼前即将生成的图景,它可能是风景,也可能是陷阱。

那个时候李佳刚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那款游戏不过是在消磨时间。但它的确给了李佳不一样的视野——前路是实时生成的。直到二十一岁毕业,李佳还不知道未来到底是什么,它一定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要一步一步走去,但李佳当时不知道要怎么去往那个未来。李佳大学学的是师范类专业,当老师是最好的选择,但这个“选择”需要经历各类考证和考试,很多时候不是李佳们选择工作,而是一边走,一边把握能把握的机会。

她从那款游戏中得到启发,想要预见未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向前,于是她想去上海找工作。即将离开家的时候,妈妈似乎松了一口气,但又开始担忧,让她找不到工作就回来,好在工作找到了。上班的时候,李佳对距离的认知不是源自公里数,而是地铁停站数,租房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就是离地铁站的远近。于是,生活被切割成一段段行路:三分钟的自行车车程,八站地铁,十分钟步行路程。对于租房群体来说,房子距离地铁站远近直接影响到上班体验。李佳刚到上海的时候对找房子没有概念,总觉得不过是离地铁站一两公里的距离,早上少睡十几分钟就行,但这十几分钟的路程并不是真空状态,晴热雨雪,不同模式下的十几分钟路程体验不同,走到地铁站,夹在人群中挤过七八站,再下来走到公司,到工位上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其实沿途不是没有风景,只不过是一些日常景观,早餐店、洗车铺、中介所……走出居民区,汇入大马路,两边则是商场。李佳刚来上海时住在环球港附近,那时环球港刚建起来没多久,在高架上也能看到墙面的巴洛克式浮雕,如果未来的人们在地质层中挖掘出这座建筑,或许会赞叹它的工艺和审美,但对当下的人来说,这些建筑和街道,在每日的奔波中不断被眼睛掠过,又被大脑判断为不值得记忆的场景,因而实在难以给人美感体验。

那时李佳恍然大悟,其实生活和那个游戏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在前行过程中会经历一定的“损耗”,无论是体力还是精力。尽管在工作的时候李佳尽量屏蔽掉

情感,只专注事情本身,但只要人类还是碳基生物,就难免会体会到疲惫和挫败感,以及对新鲜的、陌生的经验的渴望。因此,“专注”本身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需要克服疲惫和枯燥。

后来,她决定辞职,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离职后,李佳要搬出住了三年的社区,头一次,李佳走在街道上,不是在赶路,而是在漫步。这个社区的建筑大多建于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楼栋被重新粉刷过,多见推着滚轮车逛菜市场的老人。在李佳的大脑图景中,这里只是工作后短暂休息的地方,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里承载了生活的全部。李佳那时常去一家便利店,店小,白班常见一个女营业员,李佳常常坐在店里吃便当,那天门店的桌子上突然出现了一块透明的斑块,李佳试着用手指抠,徒劳无果,女营业员说,是晚上喝醉了酒的人把液体胶淋在上面。她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在便利店喝酒未免也太孤独了,更不要说在何种情况下会做出这种行为。可女孩说,这是常有的事。一些人路过此处,喝了点酒,此后可能不再光顾这家店,却留下一个难以去除的痕迹。李佳一直犹豫要不要同便利店的女孩道别,但总觉得她们只是说过几句话而已,也许用不了多久她也会离职,犹豫着,到真的搬家那一天,手忙脚乱,倒没记起来要去同她道别,大概很多的离别都是悄无声息的。不过,这条街道似乎像那个胶水痕迹一样,永远留在李佳的记忆之中。

后来李佳在闵行、松江都住过,这些以前对她来说只存在于地图中的街道,如今竟也有机会实地体验。老闵行一带多化工厂,乘坐公交车进入市区,在高架上能看到冒着白烟的发电厂烟囱;松江年轻人多,大学城附近的食物十分平价,很多咖啡馆里设置自习座位,大家进入后,会自动压低讲话声音,这是她在其他地方没有见到过的。她抓住了一些机会,又放弃了另一些,有

些人只是有过短暂的交集,另一些人一段时间来往紧密,过后只是在彼此的朋友列表中安静地躺着。李佳的二十几岁就是在这种迁徙中度过,与第一次搬家时的不舍不同,后来她渐渐习惯这种流动的状态,尽管一再说服自己少买东西,但每次搬家的时候,还是会丢弃很多东西,就像在舍弃一部分旧的自己,明明当初有许多非买不可的理由。年龄和经验的积累并不能代替当下的情感体验,她慢慢能理解每个阶段个体不同的需求和想法,事实上只有亲自生活过,才能体会自己对某件事的想法居然跟以往不同,她想,这也是前行道路中非常重要的收获。这些年,每搬离一个地方,那些曾经熟悉的景色和街道,都逐渐被压缩成记忆中的一个点,听起来有些伤感,不过那些空出来的空间,都需要去存储新的风景和体验。

大学时代,有个朋友告诉李佳,她觉得人生跟游戏很像,就是升级打怪,如果能爆金币,就能拥有好装备,人生就会更轻松。李佳当时隐隐觉得这过于悲观,但不知道如何反驳朋友,后来朋友工作了,反而变得乐观很多,再跟朋友聊天,她说:“反正就是努力做好能做的,其他的交给上天。”一开始或许是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才会做出游戏的比喻,而后真的进入生活,发现前路并非自以为的那么渺茫,于是干脆“豁出去”生活,反而收获不少,这就是一种“前路生成中”的状态。与游戏中被设计好的路径和通关方式不同,你不是在走一段固定的路程,你是在一个无限宽广的世界中前行,在你前进的过程中,风景会一一解锁,而现实中交错的路径和轨迹,大概是任何一个大容量的游戏都难以拟真的。一个人会走错路,也会成长,会离开一些地方,又会进入一些人的生活,这些是游戏脚本无法提供的,世界比我们曾经以为的更加广阔。

主题词写作——



行路

■ 缙道

缙道,“00后”,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四川小说家星火计划入选作家。作品发表于《当代》《作家》《飞天》《四川文学》《青年作家》《雨花》《星星》《诗歌月刊》等,并被《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



行者孙,是孙奕风所有网络社交账号的唯一名字。

从小到大,他痴迷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一抹筋斗云腾空而起,纵身一翻就有十万八千里。挣脱桎梏,越过山海,那是年少的他见过的最自由、最辽阔的模样。

而今,十万八千里不过是一根手指划过的距离。只用指尖一划,就能阅尽九州山河,四海风物。这种“云游”,比筋斗云来得更快,去得更远。孙奕风住在一幢小高层的顶楼,门厅里堆满了外卖盒子和快递包装袋。他记不清上次打扫是什么时候,大概一个月前?反正也没有人来,脏就脏吧。物业中心昨天打电话通知他,预存的物管费已经用完了。

上午醒来,十一点,孙奕风摸到床头的手机,一条推送弹出来:您关注的“行走地球”发布了新视频:重走滇藏线。

云蒸雾散,雪域山腰的公路在光影中蜿蜒转移,路边的玛尼堆静默如谜,被日光风雨千万次摩挲的白石,泛着酥油般的温润光泽。调大音量,孙奕风听到了经幡在天地间猎猎作响。画面

切到一座静谧的白塔,塔刹上鎏金的日月伞盖在正午的云霞里一闪,那是飞来寺的白塔。他去过那儿,大学毕业时,父母送了他一双专业徒步鞋,他穿着它在这座白塔前合了影。两个月后,他和父母一起开车去川西,在盘山公路上遭遇对向车越线的货车,孙奕风醒来时躺在医院里,旁边的两张床空了。父母一句话也没留给他。

“这座白塔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主播正对着镜头介绍。

孙奕风把手机扣在床上,揉了揉眼。在“行者孙”的社媒上,有几十篇游记:《喀纳斯的晨雾》《洱海三日》……篇篇独到别致,这些令他的粉丝心生向往的地方,他都没去过,文章里的细节全来自他的想象。在网络云端,他“云游”着无数远方。

十二点过,孙奕风下单了一份外卖,鱼香肉丝盖浇饭。一晃眼,竟发现这一单的骑手昵称叫“孙行者”,惊得他一屁股从床上坐起,恍惚了半晌。

“外卖,开下单元门。”骑手打来电话。孙奕风不想下楼,不想换衣服,不想见到任

何人,但他也不想告诉别人单元门密码。

“等一下。”

孙奕风套件卫衣,踩着拖鞋下楼。外面在下雨,楼底下有好几个披着雨衣的骑手,他一眼认出了“孙行者”。“孙行者”电瓶车后的保温箱上粘着一个手掌大的、驾着筋斗云的孙悟空玩偶。

“‘孙行者’?”他问了一句。

“嗯。”骑手递上外卖袋。

接过外卖袋,孙奕风又朝孙悟空玩偶看了看。

骑手擦了擦脸上的雨水,打量了一眼孙奕风:“‘行者孙’?”

“嗯。”孙奕风应了一声。

骑手望了望天,雨点飘向他的眼睛,有几滴正好挂在他的睫毛上。什么时候再碰见个“行者孙”就齐活了,骑手原地调转电瓶车头,一溜烟消失在雨幕中。

“孙行者”“行者孙”“者行孙”,《西游记》里,同是孙悟空。小时候,孙奕风最羡慕猴哥机灵神通,他问父亲:“孙悟空为什么一个筋斗就有十万八千里呢?”



■ 姆斯

在钟山寻找大象滑梯的下午

走在金光大道,山寒侵袭
不妨聊聊往事以取暖
高大的悬铃木、腰间的枫香
高中的他和她终成眷属吗?

还是像我们四个
多年后才偶然相聚
只在下午,在这条路上
拧成灿烂的绳束?

听说失落的大象滑梯
就在紫霞湖边一个隐秘处
我们率先走到天池
获得山中全部的明亮

四周,老人高歌京剧
孩子嬉笑、家长絮语
因被环绕而寥廓,散入芦苇
轻轻飘动并生辉在我们眼前

但为了寻找大象滑梯
我们不得不折返
背离这汪巨大的明镜
踏上颇真碑林旁的石阶……

噢,它真的像梦中那般呢
立于废弃的游泳池
我们站在池边,静止而激越
像四盏突然亮起的路灯

接替下山的太阳吧,可是
我们也要回家吃饭
我们也要小心翼翼地长大
大到可以在心里装下一只
阳光永照的大象



姆斯,本名刘博文,2003年生。北京大学英语系在读硕士,曾任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社长。诗作见《诗刊》《星星》《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著有诗集《耳鸣》。曾获梁晓梅诗歌奖主奖、南京大学“重唱诗歌奖”、青春文学奖诗歌奖。参加2026国际青春诗会、第十七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

筋斗的孙悟空问父亲:“他那么会翻筋斗云,为什么不背着唐僧,一个筋斗就翻到西天去?”

“西天取经,只能一步一步走。”父亲说,“走云路的孙悟空,也只能陪着唐僧走泥路……”

雨后放晴,天色从西边楼群的缝隙里透出一层淡淡的橘粉。从物业中心出来,孙奕风沿着步道往家走。

小区中庭是一片开阔的广场,广场旁侧立着一道长廊。长廊深处,一个白发老者正弓腰,握着半人高的大毛笔在地上写字。笔头是海绵做的,吸饱了清水,笔锋落在平整的地面上,俊逸而从容。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新字还未收束,前头先写下的笔画已经变浅,像退潮时沙滩上的印记,边缘模糊,轮廓消弭,最后只剩一抹深浅不均的水渍。再过几息,连水渍也不见了。

老者不抬头,也不停笔。微微侧身,腰又弯下去几分,朝小塑料桶蘸了水,落笔,再蘸水,再落笔,一个字接一个字。

孙奕风停下脚步,站在长廊边缘,看着老人和地上那一列正在消失的字。

云路、泥路,这又是哪条路呢?孙奕风莫名其妙在心里发问。也许这世上不只有云路和泥路,还有一种路,踩下去的时候是泥,抬起来的时候就成了云。

孙奕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三年来足不出户的他,还能重新迈向远方吗?还能真正徒步人生吗?

单元门口,又有很多骑手灵活地驾着电瓶车来去匆匆。外卖箱上没有独树一帜的孙悟空玩偶,“行者孙”很难再认出“孙行者”。

上楼到家,孙奕风站在阳台上,用一块湿布擦了擦玻璃窗,外面斑驳的楼宇,迷蒙的树影、车水马龙的街景一下清晰起来。他把悟空冲洗干净,立在窗沿。脚踏祥云、抬臂在额前,手搭凉棚的齐天大圣,和他一起遥望着这纷纷攘攘的人世,华灯初上。